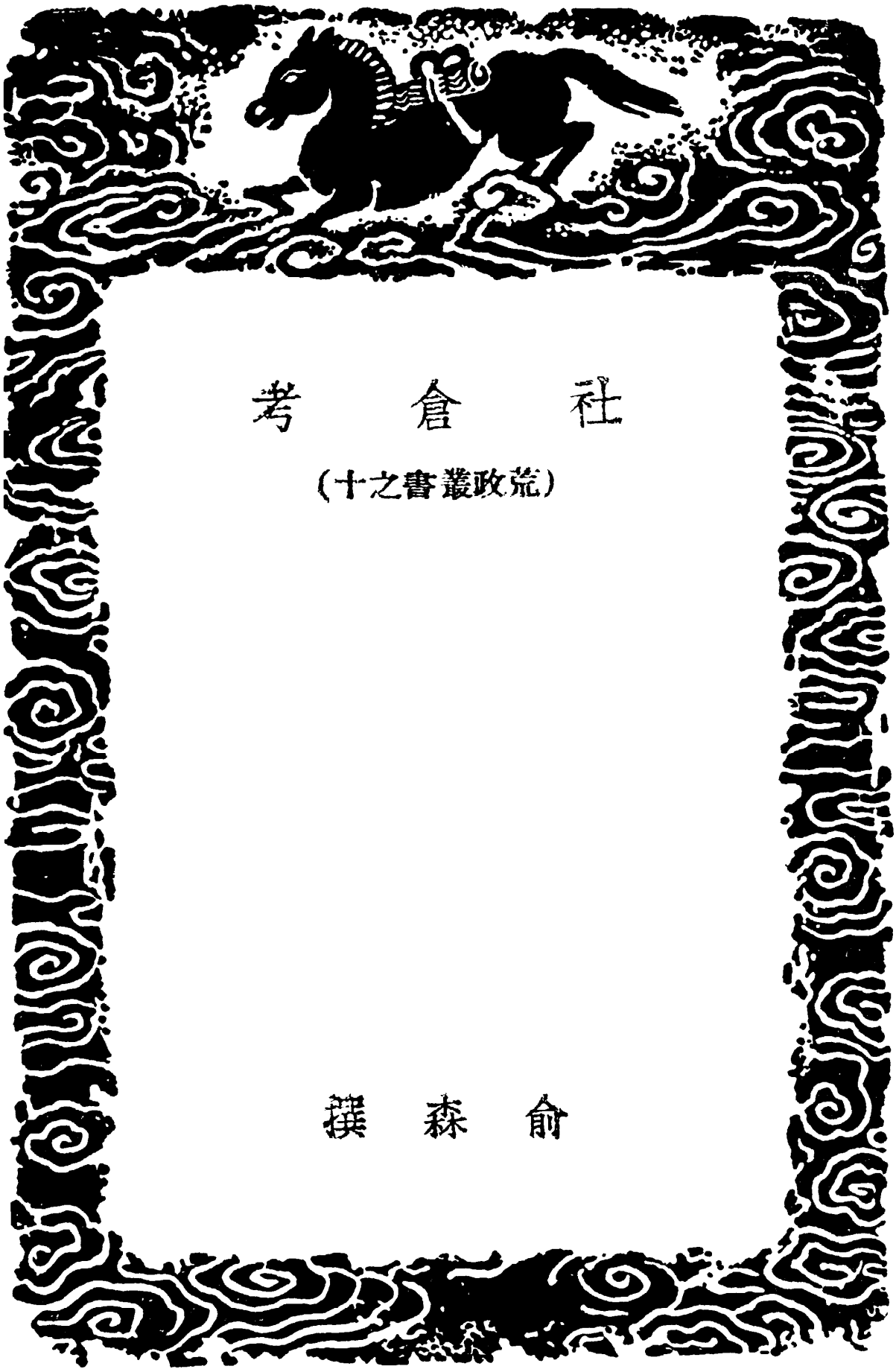
社倉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社倉考

（荒政叢書之十）

俞森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
皆收有此書同一版本墨
海在先故據以排印

荒政叢書卷十上

社倉考

清 俞森 撰

宋孝宗時。趙汝愚知信州。乞置社倉。疏曰。臣伏見州縣之間。每遇水旱。合行賑濟賑糶。去處往往施惠。止及城郭。不及鄉村。鄉村之人。爲生最苦。有終日役役而不能致一錢者。使幸而得錢。則又去鄉之市富室。無幾。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糴。則已居後。於是老稚愁嘆。始有避荒就熟。輕去鄉井之意。其間彊有力者。又不肯坐受其斃。奪攘摽竊。無所不至。以陷於非辜。城郭之人。率不致此。故臣嘗謂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然而求所以施行之策。則亦不過勸諭上戶。廣行出糶。轉移常平義倉之米以賑之而已。夫勸諭上戶。殆成虛文。轉移米斛。復多欺弊。臣愚欲望聖慈。遠采隋唐社倉之制。而去其耗損乏絕之弊。明詔有司。將逐州每年合納義倉米斛。除五分依見行條法。隨正稅就州縣送納外。將五分於逐鄉置廒。每歲輪差上戶兩名。充社司掌管受納。委本縣丞檢察其弊。欺不如法者。正治之。使幸得連歲豐稔。所在稍有儲蓄。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姦宄之心。無自生矣。

甌寧縣有洞曰回源。劇賊范汝爲。向曾竊據。民性悍。小遇饑饉。羣起殺掠。進士魏掞之。謂民易動。蓋緣艱食。乃請常平倉米一千六百石。以貸鄉民。至冬而取。遂置倉于邑之長灘鋪。自後每歲散斂如常。民得以

濟。不復思亂。草寇遂息。

陳龍正曰。社倉之利。一以活民。一以弭盜。非獨弭本境之盜也。且以清鄰寇焉。文公賑米于崇安。而盜擒於浦城。魏掞之置社倉於長灘鋪。而回源洞之悍民以化。俗吏見小小禍亂。輒議用兵。不知窮民之與奸雄。非可一例行誅伐也。飢餓瀕死。威不能戢。惟惠澤可以已之。而方其飢餓。卽金錢猶無以解其急也。必粟乃可。浦城盜距崇安僅二十里。用粟六百斛。遂安吾民消彼盜。兵威有此效乎。卽金錢有此速乎。人疑其收息十二。有類青苗。然事貴可久。非輸息十年。何以使其後永不輸息。且豪民乘饑取利。凡貸粟者。出息恆十四五。至價貴甚。則又不許償本色。估計時值。至冬以金酬。蓋有賣冬粟三四石。僅清宿逋一石者。社倉之法行。則豪右不得施其不仁。而細民之倍息可省。何必以暫收薄息爲嫌哉。如一邑若干鄉區。每鄉每區。立一社倉。誠爲至計。賢士大夫。有安和鄉里之心。不可不蚤議此。但當躬先倡率。風以動之。而毋強之云耳。

崇安社倉記。朱熹。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飢矣。盍爲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飢餓。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喜、知府事。卽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

歎呼。聲動旁邑。于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于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往。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貯蓄。卽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于以惠活鰥寡。塞禍亂源。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直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若分貯民家。于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貯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于是得籍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于七年五月。而成于八月。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與、里人劉端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與。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于此。其族子右修職玶。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幷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鎭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于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示來者。于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尙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于州縣。所惠不過市井游惰輩。至于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

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鎖。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于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人必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憂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于一時。其視而效之者。亦將不止于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

淳熙八年。朱熹上社倉議曰。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士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每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士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卽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

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卽送原米還官。卻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所濟于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心願從者衆。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孝宗從其言。徧下諸路。倣行其法。任從其便。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得干預抑勒。

社倉事目。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卽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卽將其簿。紐算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至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于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淸強官一員。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日一都。曉示人戶。產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營運。衣食不缺。不得請貸。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人小兒口數。結保。每十人結爲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陳龍正曰。不成保不支。將聽畸零窮民之餓乎。不如金華縣規。附甲爲妥。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僞冒重疊。卽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保而掌主保明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卽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漆黑官桶。及官斛。仰斛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拶攙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卽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饑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于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斛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廒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斛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歷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卽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一日一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保共爲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亡。卽同保均備納足。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斛等人。至

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次年夏支貸日。不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歷。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斗子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裹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裹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十日。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牆。并買藁薦。修補倉廒。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陳龍正曰。每人日支飯米一斗。太多矣。應減爲一升五合。另給酒菜銀數。分上下均便。　張文嘉曰。支收交納。各有定限。爲日不多。在鄉官士人。知此義舉。斷不計利。至于吏人倉子。安肯空勞。每名支飯米一斗。卽寓相犒之意。若減爲一升五合。又給酒菜之資。不惟反多煩瑣。抑恐不足服此輩之心。其鄉官并僕從。恐有貧薄者。亦必須支米五斗。方足薪水之用。固知朱子非過厚也。

又按朱子當日。始創此事。故須官府彈壓。倘今舉行社倉。則保簿赴官交納。及申縣乞差吏斗。諸事俱不必行。止須支給司社及倉守。効勞宣力諸人可也。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甲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產戶開說產錢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土著外來。係某年。移年逐戶開。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戶口數在前卽無漏落及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年月日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遞相保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耗米三升前來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

甲戶姓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長姓名

社首姓名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卽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卽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狗私容情別生奸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他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賠償如些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陸九淵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農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缺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使無貴賤之患折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常利也

陳龍正曰文公社倉之法利賴無窮其最要在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二語孝宗仁明詔任從民便斂散之事州縣不得干預至矣哉社倉之事蔑以加矣若必強民置立斂散由官卽與荊公青苗無異此經世之學最貴于圓通也　青苗者田未熟而貸之錢田已熟而收其利安石嘗行此于一邑甚善然猶躬通下情隨其願與不願也至當國時欲以此行之天下而守令者又阿重臣意旨以多散錢多得利爲稱職不問貧富緩急強與之又寄權人役出納之際輕重爲姦而民遂怨咨

載道矣。

金華潘氏社倉記。朱熹。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自婺來訪予于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龠合之費。不尤愈乎。伯恭既歸。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已籍籍矣。予因竊嘆。以爲向使伯恭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尙書下予所奏社倉事。諸道募民欲爲者聽之。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其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于是慨然出粟五百斛。爲之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疑也。子其可不爲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能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以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與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于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爲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于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而

無慘怛忠厚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于一邑。而不能行于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于悔其已甚而有激也。婺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于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于青苗之說者。則庶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于伯恭。無難色。師沒守其說不懈。益虔于書。無所不讀。蓋深有志于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于此爲拳拳也。倉在婺女鄉安期里。

顏光衷曰。凡害民之政。其始盡言利民。上開一孔。下開百竇。城鄉富豪之家。猶能支吾。乃若山谷僻陋。矇叟孤稚。目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敷陳。手不能訴寫。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戰膽慄。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幻弄吞侵。其爲凌虐。寧可數計。每見上人撫循至意。不得已而開此。盡孜孜丁寧。惟恐有失。然予權任事。則情勢不能無假借。而假借之下。復有假借。則侵漁之外。復肆侵漁。于是告訐日煩。獄訟日滋。罪罟日長。愁怨日盈。而太平之風。索然盡矣。

金華社倉規約。計十四款。

一社倉穀本五百石。

一社倉只置總簿一面。紙盡置第二面。

一一甲不許過三十人。甲頭一人。不滿十人附甲。不許詭名冒籍。犯者出社。甲頭改替。許同甲告。罰甲頭所納給賞。

一散穀以三時。謂除夜。或下田接新。並須甲頭相度。

一每戶借一石。甲頭倍之。無居止。及有藝人不借。若口累衆多。作田廣。甲頭保明。別議增借。

一借穀上簿。不立契。還訖就簿勾銷。

借穀日。每戶納錢五十文。甲頭免。十五文給甲頭。十文守倉人。十文雜支。十五文掌倉量錢。此外不許分文乞索。許甲內人告。以所得錢文給賞。

陳龍正曰。此法免息後。猶可行。若出息二斗。又見納五十文。太重矣。

張文嘉曰。不若每石止令納白銀三分。彙收一處。俟完日。共計銀若干。作五十股派開。照法分給各項人。亦酌中之道。

一量穀。本甲甲頭執槩。並見清量。掌倉人擅執槩。改替。

一還以三限。限以三日。謂如十甲。每甲若干人。一限納若干。並甲頭預報定日子。一人不到。甲內穀並留倉。候齊交量。

一息穀二分。謂石取息二斗。中饑減半。大饑盡免。本戶納息已滿十年。免收息。謂第一年納。至十一年免。

一耗穀三釐。謂穀一石取耗三升。以備折閱。及充每歲社倉雜費。

一甲內逃亡。甲頭同甲內均塡。甲頭倍之。若偶時疫戶絕。甲頭申倉。差人審實。候還穀日銷落。不循理者。雖已還出社。

一息穀有餘。遇饑荒給散。計所有。每人大人二升。小兒一升。十日止。並以入籍戶口爲定。

一社衆于規約。犯一事。不借一年。再犯出籍。

清江縣社倉規約五款。

一所借給貴均平。亦慮失陷米本。其支借時。鄉官審問社首。及甲內人。某人可借若干。衆以爲可。方可

支借。其素號游手。及雖農業而衆以爲懶惰頑慢者。亦不支貸。

一鄉官踏逐善書寫百姓一人。不得用罷役過犯人。專充書寫簿書。如收支執槩。就差社首。遇收支日。日支飯米一斗。

一倉中事務。並委鄉官掌管。但差使保正。編排人戶。磨對簿歷。彈壓斂散。踏逐倉廒。追斷逋負之類。須官司行遣。張文嘉曰。惟梗化敗度者。用官司行遣可也。

一鄉官從本軍給帖。及有朱記主執行遣。

一簿用紙札。每歲于息內支散。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朱熹。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陿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稂莠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卽夷滅無噍類。然愿民良族。晷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適大侵。姦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于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于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爲請得築倉長灘廄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卽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于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爲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旣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爲。于是粟腐于倉。而民飢于室。或將發之。則

上下請賕。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粃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凜凜于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卽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既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旁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止也。周君以予嘗有力于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早同師門。遊好甚篤。既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于崇安。其規模大略。倣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荊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盃酒從容。時以相訾謷。而訖不能以相詘。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効果如此。于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爲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幷書之。以視後人。使于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于宋侯周君。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掞之。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卽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爲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

建寧府建陽縣大闡社倉記。朱熹。招賢里大闡羅漢院之社倉。新侯官大夫周君某之所爲。而長灘之別貯也。始祕閣魏君之築倉于長灘。非擇其地而處之也。因其船粟之委于是而藏焉耳。故倉之所在。極里之東北。而距西南之境。遠或若干里。貸者多不便之。而是時率常數歲乃一往來。則猶未甚以爲苦也。淳熙甲辰。周君始以常平使者宋公之檄。司其發斂之政。而以歲貸收息之令從事。既爲之更定要束。搜剔蠹弊。而以時頒焉。民已悅于受賜矣。周君因益問以因革之宜。而有以道里不均之說告者。且曰。自今以往。一步而往來者再。則其勞佚之相絕。又非前日比矣。周君于是白之宋公。而更爲此倉。以適遠近之中。且令西南境之受粟者。卽而輸焉。來歲遂以遠近分土。使各集于其所以待命。民既歲得飽食。而又無獨遠甚勞之患。于是咸德周君。而相率來請文。以記其成。昔予讀周禮。旅師遣人之官。觀其頒斂之疏數。委積之遠邇。所以爲之制數者。甚詳且密。未嘗不嘆古之聖人。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其不可及乃如此。及今而以是倉之役觀之。則彼其詳且密者。亦安知其不有待于歷時之久。得人之多。而後乃至于此耶。因爲之記其本末。以爲後之君子。或將有考于斯焉。周君字居晦。好讀書。有志當世之務。吏事亦精敏絕人。不但此爲可書也。

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朱熹。光澤縣社倉者。縣大夫毗陵張侯訢之所爲也。光澤于邵武諸邑。最小而僻。自張侯之始至。則已病夫市里之間。民無蓋藏。每及春夏之交。則常糴貴而食艱也。又病夫中下之家。當產子者。力不能舉。而至或棄殺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則無所于歸。而或死于道路也。

方以其事。就邑之隱君子李君呂而謀焉。適會連帥趙公。亦下崇安、建陽、社倉之法于屬縣。于是張侯乃與李君議。略倣其意。作爲此倉。而節縮經營。得他用之餘。則市米千二百斛。以充入之。夏則損價而糶。以平市估。冬則增價而糴。以備來歲。又買民田若干畝。籍僧田民田。當沒入者若干畝。歲收米合三百斛。幷入于倉。以助民之舉子者。如帥司法。既又附倉列屋四楹。以待道途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棲託飲食。而無暴露迫逐之苦。蓋其創立規模。提挈綱領。皆張侯之功。而其條畫精明。綜理纖密者。則李君之力也。邑人既蒙其利。而歌舞之。部使者亦聞其事。而加勸奬焉。于是張侯樂其志之有成。而思有以告來者。使勿壞。則以書來請記。予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于鰥寡孤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去古既遠。法令徒設。而莫與行之。則爲吏者。賦斂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何暇此之問哉。若張侯者。自其先君子。而學于安定先生之門。則已悼古道之不行。而抱遺經以痛哭矣。及其聞孫。遂傳素業。以施有政。宜其志慮之及此。而能委心求助。以底于有成也。李君于予。蓋有講學之舊。予每竊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以老而無所遇也。今乃特因張侯之舉。而得以粗見其毫末。是不亦有感夫。故予既書張侯之事。而又附以予之所感于李君者。來者尙有考云。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朱熹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飢。請于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于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興五年春。常州宜

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之于其縣。善卷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爲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飢尤劇。流殍滿道。顧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猶有賴焉。然予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繼屬爭先。視貸籍無龠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于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爲之計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于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于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于古。則三登太平之世。蓋不嘗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于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于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併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它日而見之也。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幷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朱熹。乾道四年。建人大飢。熹請于官。始作社倉。于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

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爲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奉。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爲不可。卽頒其法于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于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尙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爲屋以貯之。涖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庾。外爲重門以嚴出內。其爲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卽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于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予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于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爲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盍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嗟嘆息其賢。以爲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遣其倫及伸之子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爲之書其本末。旣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爲而不肯爲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于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

俞森曰。觀朱子社倉諸記。及各規約法。可謂備矣。然變通亦顧其人。隨其時地之宜而用之。有未可執

一者。按黃震通判廣德軍時。社倉法大弊。衆以始自朱熹。不敢議。震曰。法出于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遂不得救其弊耶。爲買別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非凶年不得輒貸。貸不取息。此可謂善法朱子者也。

毛鼎新。黃巖人。授浙西提舉監茶司準遣改常平司準遣。其長有欲獻羨餘四十萬者。鼎新力爭以置社倉。陳善曰。鼎新此舉。不啓君上之侈心。而于民有德。且俾其長。免言利干進之咎。一舉而三善具焉 附 乾德四年詔。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倘規致于羨餘。必深務于掊克。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倉場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苟非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頒行。除官所定正耗外。嚴加止絕。

陳芳生曰。錢穀出內。積少成多。不無餘潤。爲民牧者。特患無實心耳。苟有實心以行實政。何利不可興建哉。浙江運司席某。居官清介。自正供外。力卻火耗事。去任時。庫中尚存羨餘五千。吏請曰。此可取也。席曰。獨非百姓膏血耶。卒不受。嗚呼。席氏誠不可及矣。然亦獨爲君子耳。以天地間有用之物。置之無用之地。徒飽鼠竊狗偷者之腹。不大可惜也。大約司榷、司監、司倉羨餘極多。雖甚清介。亦有饒溢。有志斯民。何利不舉。故特表而出之。以爲賢士大夫告。

元張大光議曰。古有義倉。又有社倉。義倉立于州縣。社倉立於鄉都。皆民間積貯。儲以待凶荒者也。國朝酌古準今。立義倉于鄉都。一舉兼盡社倉之設。惠至渥也。令附近稅戶。各以差等出穀爲本。每年收息穀

一斗。候本息相停。以穀本給還元主。以利爲本。立掌倉循環規運。豐年貯積。凶年出貸。有司許令點檢。而不許干預侵借。其立法最爲詳備。惠民之意。亦甚切至。未及十年。倉庾充斥。過于本倍。然百姓困於義倉。民間但見其害。而不見其利。凶年饑歲。而民不免於流離死亡。其故何也。良由有司。任法而不任人。法出而奸生。令行而弊起。以暴心行仁政。政無非暴。雖曰惠民。實所以厲之也。略而舉之。其弊有四。一曰。掌倉之弊。今之掌倉者。非革閑之吏貼祗候。則鄉里無籍之潑皮。請託行求。公納賄賂。投充是役。上以苟避差役。下以侵削小民。既已過費重貲。寧不貪圖厚利。官司容其奸僞。百姓不敢誰何。二曰。點檢之弊。其有考滿守缺司吏官員。門下親知。或結託求差。或倚勢分付。帶領僕從。名爲計點義倉糧。盤繞鄉村。呼集社伍。需求酒食。索取齎發。饜其欲則抄寫虛數。忤其意則苛細百端。遂科斂社民。糶賣義穀。以爲祗待起發。前者既去。後者復來。所積之糧。十去其七。三曰。出貸之弊。掌倉素非仁德忠厚之士。所儲之穀。平時先已侵用。至于出貸之際。預行插和糠粃。朽穀砂土。及至支遣。小斗慳量。比及到家簸揚。所貸不得一半。豐年有米。則勒令民戶承貸。凶荒之歲。則推稱已貸盡絕。惟務肥己。不恤濟人。虛裝人戶。具報官司。或立詭名。交割下次。民之受害。其何可言。四曰。回收之弊。百姓貸穀。未及半年。爲之掌倉者。既交割前界貸數。乃集不逞之徒。三五爲羣。遍繞鄉村。催索逋貸。叫囂隳突。需求酒食。何所不爲。及至人戶擔穀到倉。一斗必收二斗。幹人脚穀。上數科陪。滿斗豪量。不奪不饜。稍涉分析。則云以後官司計點。虧折誰賠。若或不從。必是解官懲治。民之困于義倉。有甚于凶荒之歲者。醫瘡剜肉。誰不惻然。有此四弊。而欲惠濟子民。未之有也。及

有虛申案驗。僞指倉困。觀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千不足。官司視爲文具。姦吏因緣爲私。故自立義倉以來。展轉繁文。州縣徒有幾千萬石之名。饑荒之歲。民不沾惠。是蓋有司不以荒政爲心。但爲黷貨之具。委任失當。以暴心行之。本旣不澄。弊端滋蔓耳。由是而言。則擇人委任。爲第一要事。若委任得人。亦不須差人計點。出納之公。自然無弊。然君子作事謀始。任人之方。尤所當愼。若一槩委用產稅富豪之家。則富而好義者少。爲富不仁者多。中間未免結搆所司。侵漁刻剝。其害有甚于吏胥無藉之徒。今後莫若選擇鄉里。有德望誠信謹愿好義之人。或賢良縉紳。素行忠厚廉介之士。不拘產稅抵業。但爲衆所敬而悅服者。許令鄉民推舉。不必拘以鄉都所司。察其行實。以禮敦請。使之掌管。置簿供報。依時出納。不限年月交替。至如出貸之時。入水和穀。小斗慳支。回收之際。大斗滿量。及需索糜費。圖利倍取。人戶者。但有陳告得實。依不枉法例追斷。移易虛樁。坐以侵盜之罪。徵收還倉。如此。則掌倉者知所驚懼。保守廉恥。而不妄爲。貧者必沾其實惠矣。雖然。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必也。州縣杜其夤緣求充之源。于其前。禁其不時計點之弊。于其次。至于出貸回收之際。絕其供報文案之需。彼旣無所費於官司。則下自可安而行之。源清流潔。上下皆可以誠心爲民。有其誠斯有其實。庶幾義倉儲積。不爲虛設。凶年饑歲。得以濟民。上不負朝廷立法爲民之美意。倘若上無公論。下有叛心。前弊不除。純任以法。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已。

明張朝瑞圖書編社倉議　社倉之制。乃古人良法。特患上之人不知所以倡之耳。有父母斯民之責者。果知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水旱之凶荒不時。官倉之積穀有限。思爲備荒之善策。須酌社倉之事宜。乃計

之得也。合于各保甲鄉約中。各創立社倉。先捐俸金。以爲倡率。或罰紙贖。以便上納。且誠心勸諭各村士民。使咸知以義相尙。不待督責。而出穀皆其情愿。徐因倉置簿。登記其數。凡出穀多者。則破格旌獎。民其有不以義相從者乎。況因時制宜。隨俗勸誘。或禁止神廟賽會。定爲香錢。或違犯鄉保規條。略示懲罰。由此日積月累。則一村之穀。自足以養一村之民。每年青黃不接之時。令其出放。息止加二。小饑加一。大饑免息。成熟之年。仍令各村量行添入。此法若行之有常。三數年間。各村之穀。殆將不可勝食。但民之誠僞不一。而官司之意向不同。若非出納有經。奸民或因之。以滋侵漁負騙之私。官司或移之。以補官倉積貯之數。是非惟無益于民。而且有害於民也。然使經官查盤。則又重爲民累。合無免其查盤。止于府縣給印文簿。付鄉約正副。每歲稽查。其各村管理收放。卽于本鄉。每年輪一公直殷實者。以司出納。量與免其火夫丁差。以示酬勸。如此則奸民不得以負騙。官司不得以那移。卽遇水旱凶災。復有官穀以濟之。自是貧者不患于阻饑。富者可免于勸借。而盜賊亦因以潛消。地方之民。永有賴矣。

一社倉之設。本以爲一鄉也。穀以義名。則當以義相先。斯爲善俗。除捐俸幷發紙贖。以爲之倡。及士民尙義出穀。多至百十石者。不可爲例外。大凡當秋熟之時。或每畝量出穀半升。或通鄉各戶。富者以石計。貧者以升斗計。俱報數約正副登簿。保長收入社倉。每春有闕食者。量準借與。就于保長處。會同約正副。批立合同。登記簿籍。候秋收之日。加息二分納還。但借穀者。亦不得多至十石以外。恐一人奸頑無恥。催收稍難。則將幷一鄉之義舉而壞之也。

一每遇年荒。大戶例有勸借。蓋官穀有限。各村又無義穀故也。若使村村有穀。則一鄉之積。自足以供一鄉之人。加以縣倉積有官穀。勸借之事。以後可免。且尙義出穀。而使本鄉之人。俱感其惠。亦處富和隣之一道也。不然。富本衆所忌也。積心慳吝。因之阻壞義舉。設遇凶荒。寧能獨保其富哉。

一出穀雖非貧者之事。而歲時豐稔。或一斗或二三斗。亦可量力出辦。準與荒年揭借義穀。亦有數倍之利。若豐收之年。斗穀不肯出者。荒歉之年。義穀官糧。俱不準與。

一各鄉舊有土神廟。卽有社祭之禮。但俗尙奢侈。因而迎神賽會。花費不貲。不特褻瀆神明。幽有鬼責。致怠事端。且明有人非。從今鄉約舉行。一切禁止。或有情愿施捨。冀神祐助。卽宜準作香錢。自家告諸神明。登記鄉約簿。積爲義穀。以濟人貧難。不且神人兩得之乎。每歲春秋祈報。買辦猪羊酒果香燭等項。卽于義穀內支用。祭畢舉行社飲。申明約法。和睦鄉里。庶彬彬然成禮讓之俗矣。或有貧不能存喪不能舉者。亦于義穀內量給以助之。會衆公議。而後動支。各明白登簿。以備稽查。毋得狗私濫支冒破。

一各村納穀。或社倉未備。權借民間空房收貯。待置倉後。再行收入。或鄉村空曠。苦于看守。不願立倉者。卽公議積貯。亦從其便。

一給借固貴均平。亦慮陷失穀本。每年支借之時。須會衆公議。量其可借。方準托保借與。敢有輕借游手無賴之人。以致負騙。及強梁奸貪之徒。以市私恩。俱于收管人名下追賠。其收管人。敢有揑開花

名。私取規利者。衆共呈官追罰。若出入公明。每年亦宜量給。以酬收管之勞。

湖廣澧州社倉規約序。萬鎭。嘗謂周禮一書。爲民慮深矣。其比閭族黨。必相救相賑。六行教民。必使任卹繼于姻睦之後。古之聖人。既愛其民。又欲使其民之交相爲愛。故法立而俗厚有由也。吾鄉自羅兵革之餘。故老凋零。習俗頹弊。富家巨室。溺于商功課利之習。又無君子長者之論以激發之。故舉事而益于己則爲。舉事而稍損于己則弗爲。甚至積粟紅腐。以俟飢歉。穹其價以厚其售。曾未聞有倡于義舉者。吁何薄也。聞有稍異流俗。能好義者。不過曰。修道路之崎嶇。治谿澗之瀰漫。以爲往來稱便而已。夫道路未甃止艱行。谿澗未矼止病涉。此一夫之任爾。假令民日乏食。久之。弱者轉溝壑。強者奮臂大呼。相率而爲盜。事勢至此。以富自足者。可保乎。余平生念此久矣。因觀先儒文公朱先生。在建遇大饑。請于官作社倉。建甚德之。其事有槩。余欲率鄉中富而有德者。法而行之。凡與盟者。穀以十斛爲率。十人所聚穀百斛。擇里之賢有才者。司出納焉。其法則倣文公規模。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十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祲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廣。而息遂捐之于民。不惟民有所給食。無復變亂之虞。而古人相救相賙。任卹之法。所以使之交相愛者。庶幾復見于今之俗矣。顧不偉與。因書此以爲同志告。幸相與勉而行之。

汪道亨修舉社倉事宜。

一議本穀。　本社集社長社副社衆會議。各量貧富家口爲多寡。戶分三等。等列三則。其輸穀之法。每月

一會約定會期上上戶每會一石上中戶每會六斗上下戶每會四斗中上戶每會三斗中中戶每會二斗中下戶每會一斗下戶不與社穀初貯穀本尙微不許輕易斂散如遇便肯以一歲之穀盡輸于社或分爲三四會輸完亦可不必拘定作十二次如粟不便者許納銀錢登簿遇賤糴貯社中若有家道頗殷而絕無斗穀入倉者卽書某人名加以頑吝二字貼社倉內但遇荒歉官社倉穀俱不准給其有鄉村隘小不能分三等等不能列三則者卽隨社大小減之其穀之數亦酌量增損

一議義穀　凡社中富而好行其德者能于本穀外願輸二石入倉者紀善一次四石者紀善二次十石者紀大善一次二十石者紀二大善三十石者紀三大善州縣掌印官獎賞輸五十石以上者該府暨州縣送扁書好義二字輸百石以上者本道送扁書施仁二字照例給與冠帶輸至二百石以上者准給冠帶優禮本道及兩司送扁書樂善二字其輸四百石以上者申請兩院送扁書積德二字給與冠帶仍優免雜泛差役犯罪不許加刑此外若輸粟八百石以上者申請兩院照例奏請豎坊表里

一議罰穀　凡官司自理贖穀除照舊入預備官倉外其各社有鄉約演禮不到保甲直牌怠玩及一切違犯稍輕者聽約正副處酌罰穀其有本社小事口訴不平者聽約正副量剖曲直罰穀使之平息以省赴告及株連干證之費或赴告而自願和息者該有司酌量罰穀輸之該社取具倉收免罪情輕者批約正副查處量罰是爲罰穀登簿備查

一議息穀　倉穀收貯若干每年于二月起至三月四月止宜出陳易新餘月不得輕借其交還月分自

九月起至十月止。不得延捱。以致穀價漸貴。輸納愆期。初年穀本尚微每石取息二斗。如時小歉。則減息之半。行至三年之後。穀本漸裕。每石取息一斗。如時小歉。止取五升。大歉則盡免其息。凡給借之戶。或過時不還。或還而溼惡不堪者。送官重治。後次不準再借。出借之時。須會同集議。量其可償。方準托保關借。如游手無賴。刁頑無信。強豪不馴者。不得輕與。如或輕與。以致負騙者。俱在保人及收管人名下追賠。收管之人。揑開詭名冒領。私取規利者。許人訐告。另行追罰。每放借完日。即將本社中下人戶。支借過穀石若干。應該息穀若干。一一登簿。以便稽考。餘穀收貯。不得混支升合。每年終結算。出入明白。給與收管人一石。以償其功。

胡其重曰。社倉之制。原爲周窮恤乏。若量其不能償。而遂不借。是極貧極苦之人。反不獲沾周恤之例。似難爲情。雖以糴本爲重。殊失立倉之本意矣。此處仍須酌議。至於年終償收管之勞。當以二石爲則。一議倉庾。　以上四等倉穀。收貯倉庾之法。不可不講。須查各處舊有倉者。基址或嫌狹隘。相應設法量增房屋。或係假借。相應措處。凡建倉屋。四圍空曠。不近民居煙火。其有與之相近者。須買磚堆砌。以備不虞。以上費用。俱於四等穀內取之。或有尚義之士。獨任其費者。官司重加獎賞。其平素無倉地方。若新斂有穀。或于各鄉約寬餘處所寄囤。或各鄉約所有空居。即度其值易買。俾鄉約社倉。合置一處尤便。或借廢寺廟庵觀暫停。俟穀積果多。則公議扣穀建倉。凡有人樂助者。或銀穀。或米石。隨意多寡。俱登記于簿。勒石垂名。各該州縣。每年終通查所屬。共建社倉若干。將千字文挨順里甲。編立字號。共若干處。各置牌

扁。大書某字號社倉五字。懸掛倉門。該州縣將總數報之府州。以便稽察。

一議收掌。各處既有社穀社倉。其收掌出入。當立社長一人。以本處齒行俱優者爲主。更兼家資殷實者爲之更妙。或卽以約正保正爲之。凡社中事務。皆聽裁決。又立社副二人。以年力強壯。行能服衆者爲之。或卽以約講、約副、保副、爲之。俱要犬牙相制。社長專管封鎖。社副二人。一管出簿。一管入簿。又立社傑二人。或四人。以壯年公直。有才幹者爲之。俱從社長社副指使。分任勤勞。既立諸人之後。須置穀社出入二簿。先將各戶輸穀。登記入簿內。待出放之時。仍將各戶借過若干數目。登記出簿內。造完送官查驗。印發本社。待後照數催收。

一議典守。社倉既設。則典守不可不議。如或社長近倉。則卽以社長兼主守之事。社副社傑亦然。或俱不近倉。則宜另立社直數名。或以本地人夫輪流值日。或換甲選擇。一季一換。俱聽便酌處。不若于社倉之傍。公立社學。令子弟在學讀書。則莫非看守之人。不必更立社直矣。務須加意防閑。不致疎虞爲要。

一議稽核。各倉積穀既多。奸民或因之以滋侵漁。若經官逐一查盤。則必重爲民累。合無免其查盤。止于本府管糧廳。置循環簿二扇。各州縣每年五月。將放過若干。十二月將收過若干。赴廳倒換備查。各倉放出收完。俱報本州縣。其餘出入。民自收掌。官司或因路便。或出不意。抽查以革奸弊。其經管之人。如果公勤謹愼。衆所悅服。增息穀至三百石以上者。稟官旌奬。其有侵欺及借貸之人。負揹互相容隱者。許諸人指名首告。官司著實查追。不得姑息。

一議分賑。凡遇大祲之歲。官府行賑之時。約算本社。除上等可以自給外。其餘中下人戶。各照本穀原數。聽其分領。自非凶荒。不許討支。其本穀之外。尙有義罰息等穀。約算若干。社長等公議。酌量本社應存若干。以防後日。應賑若干。以救目前。分數議定。而後開倉。其平時施穀入倉。先上上戶。次上中戶。次上下戶。次中上戶。次中中戶。次中下戶。其凶年賑穀。則先下下戶。次下中戶。次下上戶。等而上之。至中上戶而止。仍查其中有先富而後貧者。準賑。先貧而後富者不準賑。其年力強壯。能爲人營運。及堪爲人傭。社中有興作者收之。給與工食傭工。有力強而不爲傭。不事生業。坐以待賑者。賑凡二次。卽止。其分賑。宜常留贏餘。以備後賑。

一議推恩。社倉行至三年以後。粟有贏餘。凡社中好修貧士。孝子順孫。不能舉火。宗族親戚。俱無足恃者。貧而有喪不能舉。及子女過時不能嫁娶。情景可傷者。節婦年日二十四五以前。孀守至今。已踰五十。一向無隙可議者。民年七十以上。貧而且病。衣食俱乏者。俱聽社長等酌議周恤。登簿報官。不許狗私冒濫。

一議費用。倉中逐年紙劄。及修整倉廒書算。守倉人等。茶食工僱。並春秋祈報。應辦儀饌。俱各訂爲定式。使不豐不儉。經久可行。或所用反過于所積。或所積僅供其所用。則非立法之意。預備儲蓄之策矣。務宜斟酌。若日久穀多。又將穀本漸置社田。亦無不可。

一議社學。古之教者。里有社。家有塾。黨有序。此教化之所以易行也。故社學亟宜舉行。社長人等。各查

本處現有社學。或只有蒙館幾所。坐落某處。原無社學。須公同酌議。于公衆地基。置建社學。亦照社倉出穀事例。勸諭衆人。隨力樂助。或待社倉行久。以義息等穀創立。建立之後。即報州縣。亦順里挨甲。編號置扁。書寫某字號社學。懸掛館門。既富而教。亦化行俗美之一大關係也。

勸輸文。沈鯉。夫倉以社名。則非獨有司之事也。蓋所有居人。均與有責焉。傳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今吾邑侯。爲吾邑賑荒計。既肫肫若此矣。豈鄉士大夫與居民有力者。自爲桑梓身家計。反不能好義終其事與。吾知其必不終。蓋往見里中士大夫。饒于財者。未有不結社飲酒。以一日之樂。糜小民終歲之費也。未有不窮奢治具。集水陸之珍。強客屬饜。而客謝不能不止也。未有不盛飾山池臺館。魚鳥花竹。聲容耳目之玩。而費累千金不惜也。未有不以其鼠壤棄餘。委諸無用。而明以資火盜。陰以損己福也。諸如此類。費何可勝計。吾不謂諸君之盡然。間亦有不免焉者。儻或裁百分之一。以輸之社廩。備荒年賑濟。而起人溝壑之中。不過升斗中一粒耳。而遂能施仁義以行德。化無用爲有用。諸君亦何憚而不爲此。而忍負賢大夫此意也夫。既名爲士大夫。讀書明道理。當思天下飢由己飢。顧乃于同室之患。不少置。念凶年饑歲。家有餘貲。廩有餘糧。僮僕溫飽。而目睹鄉井飢夫。枕藉溝壑者。曾不少顰蹙其眉。則亦與凡民何異。於讀書明道理謂何。此無論陰隲暗虧。觖望難釋。第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豈以吾輩號士大夫。反不能善推其心。以爲鄉閭倡耶。且條陳民間疾苦。以請命于邑大夫。亦吾輩責也。今邑侯不待斥言。先自軫恤。厪思善後之策。欲使吾父老子弟。長無凍餒。吾輩有不感激踴躍。相率首應者。

非夫也。諸君必不爾也。乃若環邑居民。雖稱不腆。然其間有力者。不嘗有結社攢錢。隨會講經。爲人所籠取乎。不嘗有修寺建塔。鑄佛塑神。望南海。走東岱。跋涉道途。足重繭不惜乎。不嘗有齋僧飯道。建醮設壇爲遊食。供糗糒。而自謂修因果。種福田乎。夫此數者。皆無益之事。而爲人所鼓勸。輒竭蹶恐後。積穀備賑乃有益之事。而邑大夫惓惓焉。反趦趄不前。此何以說也。夫神明正直。無可私媚。所福祐者。必是好人。既是好人。必行好事。行好事無大於濟人利物。濟人利物。無過于凶年饑歲。與人盂飯。可當斗粟。舉我一念可活一人。故欲積陰德行好事者。惟此時最得力。亦惟此時最省事。神明降鑒。惟此事最分明。亦惟此事最錫福。諸君如欲爲今生。爲來世。爲身家。爲子孫。當無以逾此者。何故不爲。而乃營營焉。役役焉。求之於茫昧窈冥之中。不見有分毫報應之益也。吾又爲諸君大惑之。夫公輸苦浩繁。而社輸有限量。公輸有程督。有稽覈。有罪係。而社輸緩急自便。賠累無虞。且自積自備。雖爲人亦爲己也。況貧富何常。吾今以濟人。安知他日不有人濟我也。惟願士大夫。與居民有力者。謹承邑大夫教令。而道揚其波澤。以贊成盛舉無忽。

荒政叢書卷十下

社倉考

沈鯉社倉條議。官廩之備賑。社倉之廣積。均以爲民也。然就兩者而較之。則官賑終不若民間社倉之爲愈也。官賑不過一二所。社倉則逐里各有建置。積之多方。備之無窮。而輸散不出境。其便一。官賑者。官自爲之也。其勢獨。社倉者。里人合力爲之也。其勢分。分則集其力于衆。獨則總其勞于己。衆力易舉。獨力難周。則任獨不如任衆。其便二。官賑必須憑里甲報舉。而里甲諸人。皆素以漁獵自資者也。報者未必貧。貧者未必賑。反使公家積貯。徒以惠奸。則賑施文具耳。社倉則有公正好義。衆所推服者。爲有司分任其事。而又有賢人君子。可備咨訪。故本里居民。孰貧孰富。孰上孰下。一一皆有眞見。粒粒皆有實惠也。其便三。官賑必須按里甲次第。較戶口貧富多寡。逐一審問。有司或有他務相妨。則勢又不能速審。曠日持久。遂使枵腹垂斃之民。日望倒懸之救。或不及一饜以死者有矣。社倉則各濟各坊。隨投隨給。其周之若燭照。而予之如取攜。其便四。官賑不免有盤撥轉運之煩。有需索使用之費。有斗斛高下之分。有推挽負戴之勞。而社倉則悉無此累。其便五。官賑率不過一二所。而境內飢民。嗷嗷待哺者。常千萬計。駢肩聚集。沴氣薰蒸。多有他虞。社倉則各里各坊。分局自濟。散而不聚。自無他患。其便六。且民俗之日以澆漓也。如逝

波之東下。而不可復返也。社倉既立。則里閈共爲有無。必藹然有同室之義。一體之情。蓋不但緩急相周。卽百姓親睦。民德歸厚。亦且由此。其便七。人情不能無公私。今令于國中曰。吾勸輸備賑。出爾私藏。而公諸同邑。不相識之人。非甚倜儻。誰能應之哉。惟各里有社。各社有樂善而好義者。各相勉其本里之人。動以惻隱之良。勸以陰德之報。人必不能恝然於此。而荒年賑濟。亦惟此里之人得用之。而不以泛及其他。卽輸者有時而貧。亦反以自取給焉。嚮其利爲有福。此民之情也。因而導之。當趨之如流水矣。其便八。且古人于蒐狩寓講武。于井田寓譏察。于東南其畝。而溝澮互分者。寓禦暴。于先公後私者。寓作忠。于相助相友者。寓厚俗。大抵制一事。則默寓一法。如社倉之法行。則里中之善惡賢愚。孰可用。孰不可用。皆得周知之。是政教之助。又在此矣。故曰。官賑終不若社倉之爲愈也。

社倉千古良法。其終于不行者。則以尙義樂助。慮有大戶之名。出陳入新。恐有催徵之擾。官司稽察。則有吏胥之累。甚至官長公事所需。或借此以應急。久假不歸。私藏化爲公用。積之艱難者。必且廢之一旦。是以士民旁顧遠慮。懷疑搖手。而不願爲也。必得良有司堅意主持。誘掖奬勸。鼓舞作興。鄉先生表師閭閻。倡率贊勸。力請當事。具題飭禁。凡力行社倉處所。永不科派大戶。決不官吏監督。決不經由查盤。決不挪移借用。設有姦蠹蠹惑有司。擾民紊社者。立治以法。則民志一定而不疑。知積聚皆實濟里中緩急。綢繆桑土之具。靡不爭先從事矣。

世有治人無治法。法之善者。全藉得人以相助爲理。今擬各里先推舉好善而公正。老誠而精敏者。紳衿

士民十餘人。如本里搢紳雖多。止須推舉一二位。坐鎮主持。其餘俱選士民耆德。以便効勞宣力。立爲社正二人。社副四人。正副專司其成。但恐或以兒奪。或以病廢。故多備員。以便司董正務。社直二人。凡社中應舉應廢之事。社直得調停之。不公不正之事。社直得糾正之。社幹八人。凡急公輔弼。如徵收銀米。出納錢穀。開寫册籍。策應公務。皆須多人。以便分任。

得人最難。善任尤難。喜事者未必堪充。堪充者未必喜事。凡賢良先達及孝廉庠序中忠厚廉潔之士。或鄉里有德望。誠信謹愿。好義之人。有司察其行實。以禮敦請。既舉之後。卽須實心任事。虛公博訪。務求盡善盡美。倘里中有敏知博達。議論平實可用者。不妨延請同事。或他里有良法足採者。不妨改絃易轍。若局中之人。惟知執拗。事外之人。徒行腹誹。不惟有失同井友愛之風。亦何以令社事可大而可久耶。

社正之任。與州縣鄉約長之名不同。蓋鄉約長則以良善耆民爲主。然既繫籍在官。則有參謁迎送。調處地方。則有伺候審理。至于公私籍賴。則又未免妨功費用。今之社正。則以紳士聞望之人爲主。專司社倉一事。不必責以參謁迎送也。惟社中有梗法頑賴者。方據實聞官。官爲懲治。不必伺候審理也。而又公私不擾。無妨功費用之虞。故以鄉約長之有才幹者。或兼攝社正之事。則可。如以社正而欲兼鄉約長之名。則斷無人肯任。社事終無可成之日矣。

社倉之莫舉也。貧者恆自諉于貧。富者又恐自揚其富。以此因循。緣無眞實任事之人。遂無眞實定事之日也。今各里既推舉數人。爲之董率矣。卽將本里保甲册。逐戶詢之。願者入社。不願者勿強。其願者。可卽用黃寸楮。印成樂善助倉四字。實貼本家門首。每月止勸輸銀二分。一年共輸銀二錢四分。計日積七毫。

即可勸事。但恐立志不堅。始勤終怠耳。于鄉則須履畝勸輸。腴產畝輸米二升。中產畝輸米一升。下產隨其便。或遇大有。下產亦宜勸輸。蓋鄉民愚而寡謀。粒米狼戾之年。多爲無益妄費之事。與其妄費而無益。何如存于本里社倉。爲吾他日饑荒救命之有益而不虛耶。況農民最苦青黃不接之時。貸富室米一石者。必加四五利償之。一夫之力。所入幾何。宿逋既要償還。新租又難遲緩。以致日瘠日貧。流爲頑鈍無賴。而產主亦陰受其弊焉。社倉一行。則有無相通。不致重困。貧富交利之道也。須共諭之。

或每里于同志中。擇廉隅有素望。實心肯任事者。十人爲會首。作爲一朋。每會首名下。各募樂善好義者十人。每月輸銀一錢。如力不足者。不妨合數人共出一錢。會首斂集投社。月計積銀十兩。歲可得銀百二十兩。于鄉做此積米。不出三年。社倉可成。若好義者多。不妨多立會首。列爲二朋三朋可也。三吳風俗浮薄。武林尤甚。雖屋宇華好。被服粲然。而或家無宿舂之儲。且俗尚釋道。好善者。每竭力以事方外。家本無中人之產。而樂齋僧建寺。以冀冥福。外此二者。或有饒裕之家。則又惜金如命。錙銖雜割者也。夫此正大光明。濟人利己之事。饒裕慳吝者。既不肯爲。家無儲蓄。與崇尚釋道者。又不及爲。是則相助爲理。必賴于通達世務。而好義之人矣。合于城市鄉都。廣勸樂輸。多少悉聽。待利至數倍之日。仍遵朱子法。撥還元本。凡有祈福禳災。犧牲淫祀。壽辰生子。優伶筵宴等。無益妄費。悉當勸省。以益社倉。此外里中或有鬬毆爭訟。事在有司。尚可調處者。或令其量力捐助。具息回官。更有罣誤小罪。應干吏議者。或情愿捐助。免其究理。仍不暴其過犯之由。書以義助美名。隨緣鼓舞。事可以集也。

稽察戶口。社正副等。公同里書。及保甲等。逐戶挨查。書其居址何地。房屋幾間。或係己產。或典或租。年甲幾何。男婦幾口。同居幾人。作何生業。或有高年七十八十以上。或有孤寡殘疾之人。皆須一一詳列。而所抄戶口。又須分別四種。如衣食充足者。書以仁字。衣食僅足者。書以義字。衣食拮据者。書以禮字。衣食不足者。書以智字。以爲後日平糴張本。內中設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以及安貧樂道。賢良方正之士。必須訪實。以備當事採擇。其有不良之輩。亦須密密令人。委曲開誠化導。令其悔過自新。更有一種精力強幹。遊手失業之人。當思收羅撫用。或勸習手藝生業。而又恤以禍福忠義。戒其恃勇露才。以取禍患。至于土妓流娼。窩盜作奸。夜聚曉散。蹤跡可疑者。當曉諭本甲。協同地方。令之出境。以免他累。凡此皆以本里之人。稽察本里之事。自能數計燭照。物無遁情。則保甲之事。卽寓于其中。從此力行鄉約。擇善講者。宣揚解說。月一舉行。于以阜民裕俗何有。

各里每保。置收銀米小簿二扇。公所置收銀米總簿二扇。用銀米簿二扇。雜記條約告示等項簿二扇。其簿俱用鈐縫印記。其一社正掌之。其一社副或社直掌之。以杜曖昧不明。及防水火意外遺失之事。仍置大簿一扇。書某某輸助銀若干。共收銀若干。糴米若干。糶米若干。仍存若干。某某助米若干。共收米若干。貸出米若干。得利米若干。雜費米若干。仍存米若干。逐年條例。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柱清數。造册報縣。批驗用印。仍各領回。外再用簡明總數。開具一呈。存縣立案。以杜欺弊。里人既肯同心樂輸。每日清晨。卽宜拈銀少許。另置一處。積至月終。雖極貧者。不患無二分之積矣。銀期足紋。隨便零頓交納。其收銀者。卽用社中人。每人分認一保。保各一簿。逐月逢九。收

銀給票。于每月初八日。齊集公所。併銀稱估。面同登簿。本月收銀若干。折色若干。實收銀若干。隨傾十足。積貯某所。今以小里分計之。里中好義者。或有三百家。家月輸銀二分。經年可積七十二兩。隨以此銀。分寄典舖。或殷實之家。可朝呼而夕應者。薄起利以生息之。或竟至冬囤米。夏間乘時價糶之。如此漸積至十年。又併每年生息。雖小里。可得千金之米。況又有樂助者乎。故亦不必拘定十里。但使每年徵積。得本里有米五六百石。卽可停止輸助矣。城市積貯最難。初年集資未廣。且宜將銀生息。惟擇店業茂盛。及溫厚信義之家。多則貸之十金。少或一二金。周年二分。或分半起息。但取呼吸立應耳。若夫薦紳。則不敢勞生息。庠友則不能勞生息。胥吏則不便勞生息也。

鄉都曠野之處。或效北地社倉之制。蓋建倉必須上棟下宇。有磚瓦木石之費。有透風重簷之設。而雨雪薄簷。易于沾濡。鳥雀緣空。易于剝啄。食鼠穴墻。易于圮壞。則又必歲能修葺。費且不貲。況穀既入倉。陳陳相因。則紅腐而不可食。出而晒晾之。則遞晒遞減。因緣爲姦矣。社倉狀若圓囷。所需惟草木泥芭。無磚瓦木石之費。日色易透。則不煩晒晾。無重簷。則鳥雀難入。四周時有人跡。則鼠不爲耗。誠便利也。

城市多流寓遷徙不常。若槩用朱子加息之法。倘貸米者。一旦遷去。則社本化爲烏有矣。城中社倉。斷宜兼用平糶一法。每歲五六月間。先算貯積幾何石。里中貧者幾何家。通盤打算。約可平糶幾何。審其戶口。量減時價。給票赴糶。先儘最貧。後及次貧。　此爲穀貴設也。若是冬米糶價一兩。至夏米糶價。亦止一兩。則折耗無償。似不必逐戶平糶。但照時價總糶之。爲推陳致新之計可也。若冬米一兩。夏米一兩二錢。除

去折耗。亦獲息僅十之一。止可積爲荒年平糶。與賑濟之用。本年亦不能減價糶也。

朱子社倉法。諸路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責于本都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米二斗。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卽送原米還官。卻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願出米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今議州縣常平空虛。勢須里中自輸自積。如銀米積至十倍本等之日。其城市之人。除遷徙別里者。未及還外。其原居本里者。仍總其本銀之數。一一扣還。至于鄉都之人。亦總其本米之數。皆一一扣還。由此言之。每年積之零星。十餘年後。却能收之整頓。在貧者。既可抵正務之需。而在富者。亦足爲高深之助。是猶藏之外府耳。而又有好義樂助之名。亦何憚而不爲耶。

朱子法。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蓋朱子有遇饑蠲息之議。初無賑濟之事也。今當稍更其法。待息米斂散之日。每石仍取利一斗。另記一册。號曰倉餘。一以備荒年賑濟之需。一以備常年勸善之用。如禮高年。恤孤寡。立義學。拯疾病禍患之屬是也。

社倉雖聽民間措置。有司並不干預抑勒。但事成之日。必須呈明上臺。設有侵欺等弊。或暗敗公事者。許諸人直陳其奸。官司立行處分。務使懲一而警百。以杜亂法之萌可也。

小饑固蠲息矣。設遇奇荒。不妨併免其本。待後陸續帶徵。徐圖如前措本可也。

按以上社倉條議。係歸德沈鯉所作。後爲杭人張文嘉所增。刻本不復分別。今併錄之。不及辨也。

倪元璐翼富倉敍。歲大祲。民多死徙。公私上下。皆以成周委積之義。爲當求其當事大夫。規宏經遠。愀

然聚而謀其大者。以求儲于官。元璐繭存城曲。以拘墟之見。退而與其鄉之士大夫。訾然謀其小者。以求儲于社。乃稽古社倉。自隋及唐。參之伍之。要皆有未協者。以其資計威教。悉仰朝廷。蓋非鄉之自爲功者也。鄉之自爲功者。古今惟考亭一法。然在考亭自爲之則良。他人行之或敝。繼此眞文忠行之武安亦良。其後人踵爲之。日益敝。考亭不曰。里社不皆可任之人乎。所謂可任之人者。能人、義人、愼人、信人、廉人。天下苟不得是數者之人。昔之碧血。今爲冷風。悲哉。法之倚人行也。元璐之法。察鞬省機。欲使雖不得數者之人。而亦可不害者。則有五道焉。曰託卑。託卑者何也。夫託尊于官。卽廢興由官。官雖賢。三年而權盡。崇安之法之所以不復者。亦以其後舉倉歸官耳。今以士人世其事。以中壽量之。極其身三十年。其子若孫。親見其事。習其所持。各人三十年。是則百年嘗在望也。百年之法。以官守之。須三十人。以士人守之。父子孫三人而已。家無繁令而安。里有多言而憚。此爲雖不得能人。亦可不害者一也。一曰居約。居約者何也。千人之聚。有田者常數十人。若以王戴之法。畝責輸升。是使數十人共執倉命也。此數十人者。必有數鴟焉。必有數蟊焉。今約之五人。則尊俎揖讓。定縱堂皇者。五人耳。其千人常在堦下。其數十人常在壁上。謀靜而專。志咸則銳。此爲雖不得義人。亦可不害者二也。曰絕累。絕累者何也。劉晏以假貸非福。青苗直以貸禍。卽崇安良法。後人敗之。拘催不堪。咸以咎貸。是故以粟貸民求息。則粟有再死。民亦有再死。民頑不時歸粟。粟小死。歲大饑。問諸鳩殣。粟大死。以法治民。頑民小死。春散秋斂。五六月間。價踴。求粟不得。民大死。今就糴徵利。以平爲功。金粟迭處。不離其據。此爲雖不得愼人。亦可不害者三也。曰制欺。制欺者何也。

大嚼者咋斷其舌。左手持鍖。右指惕血。一身不可相信。而況于人乎。故鳴鼓雖公。不救往過。要鼎雖薄。不形來愆。今質入穀出。以鍾易石。是使受者不私。私者不負。驥駑同櫪。不見驥亦不見駑。夷跖並纏。不患夷亦不患跖。蚨飛去來。倚枕聽之。周鄭交質之謀。而有邃古結繩之化。此爲雖不得信人。亦可不害者四也。曰藏富。藏富者何也。過府而戟指者。希不有盜心。執炙終日。寧當不知其味乎。寢處京坻。而我無處焉。不及十年。庸人皆倦矣。今以爲其家之肥。朞而歸子。旬而歸母。後乃盡子。困子凡穀六千石。受息千二百石。計土田歲入穀五石。千二百石。則爲腴田二百四十畝。是則五家子孫。世世之業也。富此五家。而千家乃不飢。食五家于倉。而倉乃足千家之食。自抱其珠。誰得脫者。此爲雖不得廉人。亦可不害者五也。凡此五者。皆古所未嘗謀。自元璐以意創爲之。妄計雖甚淺疎。斷可百年而上。因著爲說。以諗同人。今飢民習賑等于驕子。更一年不登。誅求富者必立盡。此云翼富。是爲富者策。救使不得貧耳。至所寓意。保甲鄉兵云然者。安知是倉。不爲武庫耶。或疑此法終難行者。固也。當考亭始議社倉時。呂東萊規以任所難任。恐不成功。朱呂且然。何況今日。雖然。請自隗始。

翼富倉條例。

一每坊村。各建義倉一所。度可容六千石者。或初年物力不敷。暫借同會中私困貯之。俟後資集。補建充拓可也。

一倉以防盜備火爲要。

一會侶以少爲貴。五家足矣。內有資計不足。集兩爲朋者。其出名任事。惟只一人。意防敗羣。此爲切著。更少至三家兩家。或一人獨任尤妙。

一千石五百石。各隨其便。

一倉分運定二號。運倉以供春夏平糴。轉輸于秋成之前者也。定之爲言停也。留之秋成之後。以防臨穫忽荒。如萬歷戊子。大稔將收。忽大風落穗。遂成奇荒。故須八月萬寶告成。然後發糶。凡新穀入時。人爭貴陳米。舊淨出糶。較新米可贏息三分。少亦一分五釐。卽時回糴新穀。以一本一利還倉。

一每年入穀。以蚤穀方旺。晚穀將升之時爲度。其出糶初年穀少。恐太蚤。猝遇米貴。無以爲救。須六月中旬以後。幾及秋成之時。方可出倉。其後倉數漸增。惟權飢口。扣留平糴百日之資爲備。其餘不妨隨時徵貴糶之。他方。又初年每五百石。量留百石。至新穀旣升。以陳穀發糶。亦防意外。此因定倉無穀而然。其後定倉穀入。至五百石以上。運倉卽不必更留餘穀遲糶矣。或當五六月時。大水亢旱。荒徵已見。卽應悉留停糶。以備非常。蓋大饑極歉。非留經歲之糧。不足以濟也。

一每年以七月十五日。交盤運倉糶出本利銀兩。以九月初一日。交盤定倉及遲糶陳穀本利銀兩。承領者。必先輸質物。田屋照活賣。貨物照典當。以十抵六。仍集衆公驗。由票眞僞。產業虛實。器物佳惡。計穀本利。萬全無失。就册開寫明白。交下肩收執。方准承領。其次年下肩領到本利不欠。方准發還原質。如少欠留質勒補。多欠卽以所質物當之。此爲經久之計。不容不愼。且相稽相察。一彼一此。不

須拘嫌。違約者罰。

一穀息。運倉以二分。定倉以一分五釐爲率。浮者。悉入定倉充修犒丁及抵補等費。縮者。于所給五家剩息內扣抵。如又不足。明于册內開載。本年少利若干。俟後贏年補足。

一每年交盤之際。上首知會。定期次及者。陳戒牲醴。集諸家。于關聖及本境土穀。啓焚誓文。隨具散福小飯。公同交割承領。

一每年糴穀。既集司會。具五簋小飯。集諸家驗過。仍將糴數及價。登載册內。至出糶入糴之時。俱各知會諸家。集議而行。不得專擅徑遂。違者議罰。

一平糴查清戶口。分爲上中下極四等。上戶不聽糴。中戶六日一糴。下極戶三日一糴。極戶仍減平糴價什之二。每口日五合。初年穀少。或只三合。給票驗發。往年凶米價騰時。坊分二等。次貧平糴。極貧給賑。今有社倉。歲歲平糴。則無凶年矣。故不分糴賑。惟減價示優。若有非常。又非此論。

一坊各管坊。本坊平糴所餘。發糶他邨坊者。一准時價。

一糶價賤與糴等。即免科利。亦不分給五家。或糶賤于糴。虧折原本。五家仍斂資補足如數。俟贏年補足五家。

一定倉穀。隨用隨補。取之五家分息。一年不足。則以兩年三年完之。務如原數而止。

一五家先而收息。既而還本。久而徒手得利。日久益充。此而藏富于社。猝遇大饑大賑。倉所不足。此五

家者。卽責之傾貲以應。其何辭之與有。

一穀以極燥入倉。自然不耗升合。耗卽始入不愼之故。司會自行賠補。

一日後穀盈。或上官以公事勒借。他方以缺糴告通者。皆須死爭不應。不得。則率一方之衆。操引誓條。婉切陳曉。事必當止。若畏禍狥情。以致虧廢者。具如誓言。難逃神斧。

一每當平糶之時。懼有他方起而強糴者。預選本坊壯丁。自十人漸增至五十人。初年物力未敷。只可十人。或二十人。以後漸充。則漸益至五十人而止。署曰護糴鄉丁。每一次平糶。輪十人防護。有事則糾衆遏禦。每一次值班。十人各給穀六升。秋收新穀既入。統給各丁人穀一石。俟秋穀充。漸可加厚。秋給。歲以爲常。日給不遇平糶卽除。自初年選定人數。姓名年貌。登載丁册。永用之。不堪則革。遇缺卽補。以寓保甲鄉兵之意云。

一助罰等穀。皆入定倉。

一建倉之費。五家各出。糴穀之費。取之糴本。惟修倉及護丁工食。司會借發。取償公息。先扣後分。本年或無可扣。明年補之。倉或間歲。或三年一修。

一給賑無告。雖豐年亦然。然且索之十年之外者。惟因初年資薄。尙難廣捐。要在仁人。豈能等待。因時起義。隨所用心爾。

一置册八扇。共一套。運倉出納册一扇。定倉出納册一扇。贏息出納册一扇。交盤册一扇。納質册一扇。雜費册一扇。助罰穀册一扇。護丁册一扇。

誓文。某年歲次某干支。某月某日某干支。某坊鄉司社某某等。昭告于某神之靈曰。循古之制。如何得饑。常平制公。崇安制私。私之扶公。譬轂輻持。爾坊我鄉。則各有司。積貯大命。閭黨連枝。同道爲朋。主善爲師。道存救患。善在因時。非若青苗貸之督之。以濟取利。如草春滋。乃倉乃箱。千斯萬斯。菜不著色。珠不入炊。堯不怒鯀。湯不畏蠅。凡若此者。皆神之爲。以饗以祀。敬歌楚茨。冀神有靈。明昭孔時。水火盜賊。屏諸四裔。並形彰癉。閑邪禁欺。或有不率。具如誓詞。

一侵沒三百石以上。承上誓。二百石以下。五十石以上。承中誓。五十石以下承下誓。變賣所質。不失原數。許于完日。牲神告神。釋。

一欺隱贏息及飾贏爲虧者。承中誓。

一既分倉息。而遇倉缺乏。應斂資分。各不應者。承下誓。

一以僞由物誓者。承上誓。

一官借民借。不能力爭。以致虧廢者。承上誓。予受皆然。

一一切費用。妄報浮濫者。五十石以上。承中誓。

上誓奪算祿俱盡。身無可奪。則及子孫。

中誓奪算一紀。身無可奪。則及子孫。

下誓奪算三年。

蔡懋德修復社倉議　從來救荒無奇。要在平時預備。如古人常平倉義倉。皆可行。而朱子社倉之制爲最善。近見臺臣申飭天下守令。乘時積穀一疏。此皆備于未荒。老成憂時深慮。則凡可推廣德意。與軫恤民艱者似不妨權宜變通。況良法無弊。成規可遵。如社倉者乎。但法貴簡便。行須著實。其中事宜。僭陳六則于左。

一定倉制。朱子社倉法。初建之崇安開耀鄉。請于本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更間賑貸。至冬納還。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隨年斂散。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在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一鄉四五十里。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其有富家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此社倉之制。朱子請于朝。通行天下者也。今宜倣其意而消息之。即附鄉約保甲而行。每鄉有約。每約有倉。以本里之蓄。濟本里之飢。權豐歲之贏。救歉歲之乏。緩急相通。不出同井。子母相生。總利吾儕。此鄉中人。何苦而不樂從哉。曩時社倉。難舉易廢者。以士民一輸穀入倉。即爲官物。封貯不動。有耗無增。人安得常樂施。廩安得有餘積。蓋襲社倉之美名。而失社倉之妙用。所以間行而不能經久也。今一如朱子隨時斂散。加息減蠲之法。而更因宜變通于其法。則法可久行。而澤遍郡邑矣。

一因倉基。建倉工費。此時必難即辦。既奉憲行鄉約。必有約所。而寬廠寺觀。即于寺觀內。擇堅固空房一間或三間。量里蕃寡。以爲增減。杭地梵宇甚多。不難設法修改。其他預備常平之剩廒。空閑公署之餘屋。

亦可隨宜酌用。總求因便。以省營造之費。

一裕倉本。昔朱子請府米六百石爲本。今議每鄉置倉。難盡請給于官矣。欲勸民間義助。恐杭地鮮蓄。兵火加派之餘。未必樂輸。響應。今奉明旨。四積之法。中可斟酌推行。如納粟援例。事關達部。而本鄉絕產。爲奸里影佔者。可清出。卽充本社穀本也。金作贖刑。部文除大辟外。照例准贖。所括甚廣。然恐開富室便門。而罪外批加刑責。及例重情輕者。可量納穀本社。從輕宥免也。時雖詘而尙義有人。卽于講約中。委曲勸諭。賢士大夫。留心桑土。身先爲倡。并如朱子法。息米足時。撥還原本。其樂善義士。必有風行雲蓺者。而又通以憲頒約保。旌善懲惡之意。如一約中人戶。富而好義者。量力輸穀若干石。與孝子悌弟輩。一體載紀善簿。其犯罪應記懲釘扁。而知悔改者。願輸穀若干石。姑免載懲惡簿。再犯不悛。然後載簿。釘扁其門。總在本鄉中。隨方設法。鼓舞流通。而倉本不患爲無米之炊矣。

一推倉長。社倉既附約所。卽用選舉有家有行。約正約副司之。夏散冬收。聽在本約通融權貸。仍量議看守折耗之費。縣正官印簿二扇。一存縣。一存倉。止報出入時日數目。以憑不時清查。官府不必另委查盤滋擾。

一發倉儲。凡倉穀賑貸無法。則奸猾佔賴。強梁擠奪。而貧弱仍無實惠。須編保甲時。立法精詳。如一甲十戶。預先分別上中下最下戶等次。開列在簿。與給掛牌符合。每于青黃不接時出貸。至冬收納。量加息耗。一如朱子法。其間權歲有大荒小歉。計戶有極貧次貧。而減免議差。及節婦孤寒。火災病患。情尤可矜者。

亦可公議減免。如有頑戶。年豐力充。故意拖頑者。稟官追穀。仍不許再貸。總以裒富益貧。酌盈濟歉。政不必避加息之名。要足備一鄉之緩急而已。

一釐倉蠹。凡約正約副。筦倉務。要斂散公平。登報清覈。爲里中服從。三年官給扁獎賞。并給免雜差。以示勸厲。如不稱者。許講約時。里衆公稟。選換。甚有武斷生事。欺侵倉穀者。按法治罪。右社倉法。附約保而行。雖有限蓄儲。未能供無窮食指。而鄉有倉。倉有積貯。遇災警少覺有備。亦足安輯人情。即平時同里相周。不失敦讓風俗。是在因宜而力行之。將古人不專美于前。而疲黎庶幾有起色乎。

蔡懋德通積備荒議。

一實在官廩。往時收貯積穀。多係倉吏圖便折乾。移挪營運。凡遇查盤歲覈。或以折價貯庫。秋成補糴爲辭。或因迫限督催強糴。不堪充數。年年減耗。有損無增。以致倉廩日虛。有司留心者。非不嚴飭。而積習一時未掃。令後凡追應納倉穀。務要即糴本色上倉。如果青黃不接。或仍作銀。初冬實糴。或即照穀計算納米。以杜奸胥折乾侵弊。其米穀亦須設法出陳易新。每歲夏季給借。冬初收納。不得數年久貯。致滋浥爛耗減。庶倉廩非空名。而備賑有實益矣。給借倉穀。市民舂杵不便。合聽鄉里願領十人。同具一劵。收時量加息穀。以補耗減。一勸民間自積。杭不產米。又俗尚趨末。家鮮蓋藏。貧民無力可積。雜作諸色。力能隨時趨食。而不事積。富厚之家。多開典租房。收絲蓄貨以取利。而不肯積。一遇饑饉。束手無策。甚有愚民游棍。家無儋石。外競奢華。年豐視粟如土。交易定撒銀錢。曾不思荒歉之日。鄰封遏糴。始而價湧。繼且持錢擠候。無處可糴。嗷嗷待哺。圖救燃眉。雖有奇策。無如何矣。今後合無通行曉諭。保甲牌上。懇切申明此意。除

貧窘小民不計外稍足之家。毋論搢紳士民。在城在鄉。常思此際之艱。各乘秋成時候。隨力糴積。其富戶積至千石。保甲公舉。覈實報官。官爲勸獎。即遇凶荒。發糶仍照時價。官司勿與定價。奸民不得強糴。其平時一應民間貿易。許令銀米均用。使民間自爲積貯之圖。而隨予以疏通之法。官不擾而民樂勸。有益無損之術也。更有一法。民間積米百石以上者。許令報官驗實。府縣給與樂積良民印票獎勵。遇有詞訟。當杖責者。執票量爲輕重豁免註銷。似亦不費之惠。

一鼓典鋪樂積。使典鋪積米。而責令官糶。勉應一時。勢難久遵。欲使人人樂積。莫若亦許其時價發糶爲便。非爲典鋪省數金之貲也。蓋官價之名甚美。第行之目前。徒添奸棍擠搶之擾。而訛傳遠方。復阻米商趨赴之期。況典鋪算析錙銖。惟知營利。積米既奉官法。發米不虧私本。又何憚而不多積乎。更有一法。許令民間以物質米。以銀取質。悉照時價。銀米通融。蓋窮民質銀。仍多糴米過活。或全要米。或半用銀。一聽民便。如此則所積之米。陸續散出。民受接濟之惠。而積米之貲。還得花息。商獲儲峙之利。而官府曾無益此厲彼之令。但積糴之時。務要領批。往遠處產米地方。販歸實數。著同保正。具呈甘結。以虛數妄報者罪。以貪便近揭者罪。法在必行。彼保身家。自知遵守。不必另托衙官查覈。以滋騷擾。如是而典鋪仍藐玩不遵者。即繩以三尺。亦復何辭。況彼自鼓舞樂赴也。

一通行商遠米。所云通者。欲其舟車飛挽。如水流而不止也。昔盧坦爲宣歙觀察使。歲饑。或有請抑穀價者。坦曰。宣歙穀少。仰藉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貴矣。因每石量加十許錢。四方聞之。爭相輻輳。價遂

日減。此通商之利也。商賈徵貴徵賤。趨利如鶩。別無招之之法。惟不抑市價。無損其利。則不招自集矣。又有一弊。每緣奸牙猾鋪。空手斛其米貨。負價任意遷延。是以外商束手躭悞。望風畏縮。阻于中道。隨地發賣。米船鮮至。米價不得其平也。令後務宜公舉誠實有身家者。一人爲牙首。許其稽察各牙。不係無本之人。方許開行接商。凡商船一空。卽行交足米價。令其卽行。不致久滯。如有侵用久拖者。許本商呈官。定爲追給。又請憲臺備行各經由關榷。凡糧食重載。悉蠲其稅。查驗明白。船到卽發。毋久揹留。或有米商夾帶別貨。希圖漏稅者。三尺自在。不得慮噎而廢飡也。又通行曉諭。凡屬米船。另行優恤。決無裝兵雜運之差。勒石各處要津。以垂永久。如此則外商聞風四集。雖欲遏之而不可得。米貨迸輳。米價自平矣。

一檄鄰封弛禁。遏糴之令。列國時已知不善。況今率土王民。乃忍秦越視乎。彼固曰。吾以自保其民耳。不知遏令一下。奸賈偷行。徒飽巡役之壑。奸民鼓衆。挾制困積之家。致扃鑰善藏。本地之米不出。截留強糴。行商之米不通。饑民嗷嗷。羣情洶洶。如今歲蘇常諸郡邑。產米自富。一經嚴禁。而米價反高。打搶屢屢見告。遏糴不特病鄰。而還以自病。此明鑒也。至于杭郡。上仰食于紹金新秈。下俯給于嘉湖晚粳。而蘇常以迨湖廣。實爲四時不匱之源。吳中遏糴。甚且截留楚米。是米源已涸。武林處坐槁之勢。安得不驟然騰沸。日增三價乎。今議合于平時先請三臺。嚴督所轄守令。不許禁阻。幷移檄湖廣應天撫按。轉諭各屬。盡弛遏禁。糧食時時疏通。商民兩聽其便。庶無米之地。自受疏通之利矣。

一勸棧房接濟。夫塘棲四面水鄉。各省直米豆。與諸貨物輻輳。縉紳及富厚之家。皆于此置造棧房。或自

積營利。或召貯取租。其來久矣。大抵米粟出產有限。積囤無窮。秋成穀賤則收。次夏絲齊則發。換易之利。積計每至數倍。合無因其棧房之便。積囤之利。勸令隨力加積。據實報數。在縣或置一簿。聽各棧戶認填。餘積米若干石。除五月間換絲發變外。務照原認米數。于青黃時候。督令湖墅發糶。接濟省下饑荒。仍照時價。不虧原本。彼則總之取利。我則借以濟荒。又或官有帑銀。即令塘栖積米之家。領批附糴。其人起家斗斛糠粃之間。計算必精。駕輕就熟。其從必勇。而又得借官批。庇其私米。所利亦不少。舳艫銜尾。因公及私。此誠兩便也。

一通常平遺法。以廣儲蓄。昔朱紫陽以常平倉米六百石。計歲盈歉貸民。行之數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所羨至三千餘石。夫貸則有給借之煩。有拖欠追呼之患。今第即借今歲所發三千金。及查帑庫餘金爲本。每歲于產米價賤時。委廉幹丞簿收積。至來歲照時價糶之。必有微息。逐歲漸增。以備荒歉。或嫌官與民市。而必欲減價以糶。不知減價之名。徒致鬨爭。孰若稍收微息。多儲新米。米多則價自減。糶平則人不爭。爲更便乎。蓋地不產米。惟官設法。使米有餘。不在減省錙銖見德也。但今公帑告乏。此銀或難久懸。更在當事者。設處移借耳。

一復社義倉。以敦風俗。昔隋長孫平。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以備凶年。其意甚善。顧今富民耗于侈靡。貧民疲于征求。自贍不給。誰復肯出一粒。以備荒者。然亦未有以作興之耳。杭俗崇釋。每建宇修刹。禮僧放生。爭捐鏹金。立成勝果。如鄉約講畢。申諭之曰。爾輩同里同甲。生斯育斯。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等情誼。倘遇荒警。目擊餓莩。寧忍秦越相視。夫建宇修刹。何如每里修廒積粟。禮僧放生。何如同里賑助。凵乏。其每里推賢士夫爲倡。或有司稍捐羨贖。以興起之。令各當戶隨力捐貲。修建社倉。漸次積貯。仍于里中。擇一家殷行篤者爲主。置一簿聞于有司。而平時出入。則聽民間通融權貸。出陳易新。如遇凶荒。或煮粥。或賑米。總之還周一里之急。此際所救飢民必眞。所活生命必衆。卽是目前眞實功德。其視捐金布施。徼福冥冥。奚啻萬倍哉。蓋卽借彼習尙。施吾轉移。不特備濟凶荒。亦可敦厚風俗矣。

湯來賀勸設義倉序。　昔紫陽夫子。特舉社倉。西山先生。設爲義廩。皆以萬物一體之心。居安而慮危。先事而夙防也。丙子吾鄉歲歉。吾家與姻友皆施米。家大人曰。小惠勿徧。何如夙設義倉之爲愈也。賀心誌斯訓久矣。邇來數遇水旱。舊歲稍愈。亦非大有年也。然而穀值愈廉者何哉。人懲丁亥之饑。耕者竭力。而戶多陳積也。且家窘戶乏。購物無貲。而皆以穀爲市也。戶多陳積。故擔薪可易斗米。小民不見有飢。似可苟安于目前矣。然以穀市物。則可貯日少。非如丁亥已前之廣積也。家窘戶乏。則無可稱貸。非如丁亥之荒。猶有族黨親鄰。可以相救援也。假令一旦有荒。則載道飢民。望屋而食。雖或自擁倉箱。豈得而獨享哉。今春吾邑大姓。倉庾悉空矣。春夏之交。穀值雖廉。而時聞飢殍。幸秋霖優渥。差可補救。而食猶未足也。茲遵家大人夙訓。徧懇有仁心者。互相鼓勵。各設義倉。以防饑饉。在城居者。或設倉于祠堂。以賙宗族。或設倉于近境。以濟鄰人。在鄉居者。或各堡創設之。或一都合力爲之。每歲秋成。各出穀輸倉。或十餘石。或數

石。或數斗。隨其心。量其力。委曲勸勉。而不強人以所難。雖所積無多。而荒年得此。猶愈于未設也。每歲初夏。必出陳易新。則無積久成塵之患矣。擇本地與宗族之誠恪者。司其散斂。每歲輪流。則可無侵用之弊矣。小荒則減價以利農。大荒則商于衆。而酌給之。先給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之窘乏者。次則老羸之無告者。次則良農之缺食者。惟不孝不友。敗常亂俗。事確名著。及游食不事生業之人。咸勿給焉。此倉一舉。可以免溝壑。可以杜爭奪。可以睦鄉鄰。可以維風化。利莫大焉。由此推之。則凡慶壽者。求嗣者。禱病者。何不出穀以酬所願。則轉無益爲有用。化虛文爲實利。不亦善乎。王文成曰。爲善之人。非特宗族親戚悅之。鄉黨鄰里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夫所謂爲善。孰有大于賑人之饑。救人之命哉。今慶壽者。若能以濟人爲稱觴之祝。則自求多福。知必壽考且寧也。求嗣者。若能以救荒爲續後之謀。則天監在下。知必子孫千億也。禱病者。若能以賙人之饑。爲悔過遷善之圖。則神聽和平。知必勿藥有喜也。移請客數宵之費。師巫一夕之貲。于以救數命。不充然有餘哉。昔楊旬每遇荒年。輒貴糴賤糶。以賑貧民。其子楊椿。遂大魁天下。陳天福平糶濟人。而子孫咸登顯要。遂爲湘湖世家。昔人有云。

予舊館于當湖陸氏。見其堂中一軸文。乃先世兩代出粟賑饑。而人贈之者。文中歷敍古先濟饑之人。子孫皆膺高位。謂陸氏他日必有顯者。今日東濱公而下。三代皆爲九卿。其言若左券矣。來賀讀家譜。先祖民悅公。月軒公。父子賑饑。不遺餘力而讓能。今子孫數世。亦著文名矣。夫楊、陳、諸君子。豈有心于求福哉。然不求福而福自至。亦足徵爲善之顯報矣。吾鄉親友。當思六月大旱情形。則不忍不爲之預備。況師紫

陽西山咸以萬物一體爲心則不因無報而不爲惻然亦豈因有報而始爲躍然也哉

一每歲將秋成卽委曲相勸稍有衣食者各出穀輪倉隨心量力不得相強以致嫌隙

一本村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聞其眞確者若屬家貧每歲將穀送與其人每家各幾石秋成免完若小荒各奉穀若干大荒各奉穀若干就所積之多少爲所饋之厚薄急宜行此以見勵俗維風至意

一地方或有不孝不悌著名者及犯倫傷化逐出祠外者及游手好閑不事生理者縱貧亦不得給借縱荒亦不得賑濟必須嚴拒以端風化以警遊惰

一穀久必乾且有鼠耗每十石必算折數四斗以免賠累

一凡生日或子爲父母慶壽或孫爲祖父母慶壽其尊人好靜不喜飲酒請客則爲子孫者隨力隨意入穀義倉以祈神祝壽此實福也親朋送禮而主人不肯受者亦不妨隨分入穀代爲祈福古人有放鵲縱魚以祝永年者況活人之命乎竊見鄉間糶穀以買禮儀何不卽以穀送較殽儀侈費省錢省力所益更多

一凡求嗣許愿者卽于福神前拜謁倘得生子卽入穀若干于義倉留爲賑濟以謝神祐及生子後卽以湯餅之費糴穀入倉或請客情不可缺卽減其酒肉之半以助義倉于是神前焚一疏文以酬願信可也卽親朋以穀當賀儀亦有裨于實用

一凡有病祈禱者卽于神前發願拜許病痊之後入穀若干于義倉留爲賑濟以謝神祐及病愈身安

即于神前焚疏入穀。以酬願信。只隨心量力。不拘多少。此實實功德。較之建醮演戲。功德不啻十倍。一義倉每年拈鬮輪管。算清量過。上手傳下手接管。必須素行忠信。又稍有身家之人。方許承管。若家力甚貧。縱有忠信者。恐其急時那散。不得狥情。與之輪管。度無侵用。而事可久行。

沈蘭先社倉議。　每里各設鄉約。取私剏寺院改造。里中推年高有德誼者。一二人主之。或老鄉貢、耆儒、老諸生、皆可。月朔則召民講諭讀法。教子弟以孝弟廉讓。即于其後爲倉房。高其墻垣。每遇收穫時。聽有田者。各捐米一石以上。至于十石。封貯之。多寡從人。不以相強。此不過省數日宴會之資。無益之費。即可救異日數人之命。近多見士紳廣施僧尼。蓋造傍殿。不若貯倉粟。爲救荒備。功甚大也。里中貧富高下。戶戶幾人。作何生業。立爲册籍。以時稽察。其子弟馴良。及無賴者。皆如燭照。有不肖者。訓飭之。召其父兄。俾董正之。必不能教者。署爲兵。亦可弭盜。戶有籍。則奸宄無所容。又即寓保甲之意。遇凶年。則按籍而稽。其極貧戶若干。次貧戶若干。在本里所熟悉。其稍有體者。月支米若干。下戶貧不堪者。人給米日一升。按明三日總發。男子一人領之。不須扶老挈幼而至。如此。亦可省挨擠之苦。凡社倉。每里一鄉約。則一社倉。倉粟賑其本里之人。或本里貧而積少。旁里積多。遇凶年。則以富里所積分賑之。務期公同協于義。毋私所有。鄉村慮盜劫。則大戶家。撥一人守之。許備木棍鋼叉之類。人多吝于私財。不肯捐積。不知當荒亂時。盜賊蠭起。劫而去之。則私財亦非其有。然則社倉正以保富。非獨安貧也。其有豪富慳吝。不樂爲義者。里中共糾之。罰令出粟。倍于常格。每鄉約。立約正一人。或二人。副二人。倉穀出入。悉聽正副。册籍用約正鈐記。此

法徧行。當無流民。卽有流移。以官府之常平賑之。天下無飢莩矣。但恐今日。不能遽行此事。別爲酌法如左。

欲立社倉。必先立鄉約。講明德義。人皆樂輸。又爲法簡便易行。如鄉約未能立。仍須勸置。大凡勉強之事。一時卽或奉行。久之終歸廢壞。社倉之舉。願入者書其名。不願從者聽。倘官設印簿。使里遞沿門勒書。則與科歛民財等。不可行也。今先就數里樂行者任募。于一里之內。設爲一倉。或兼數里之衆。統立一社。收者散者。持籌者。糴糶者。各俾自便。官不與焉。鄉間願入社者。行每畝出米二升之法。城市無田有業。願入社者。則可行每月出銀二分之法。其好義自肯多出數十百倍者。任之。尤多者。里人言于官。官爲給獎。嘗謂民間醵錢。歛分嬉戲。多無益之費不少。惟茲社倉。纔減百分之一。以輸之當社。設遇凶荒。卽以備本里賑濟。而起人溝壑之中。不過出平日升斗中一粒耳。且仍以本里之米。應本里之需。積之數十年之久。俾吾父老子弟。永無凍餒流離。其爲利賴無窮矣。社倉之法。人不樂行者有故。總在收貯于官。設遇饑饉。以完民猶費上納之苦。況當賑濟小民。未必于實沾其惠。卽如文公遺法。始行甚美。其後行之不終。額定報數。無異正供之徵收。歸官督催。頓失大賢初意。以至徵募之先。人不樂有大戶之名。恐將來本里有事。得指名妄報。雖有仁心。廢然自沮。積蓄之後。又恐官府那借。將農夫手足胼胝。民間錙銖積累。一朝烏有。則遵行之念又息。若能斟酌可否。因事制宜。使通行之于今日。無貽害于將來。則大善矣。

朱子社倉。初行時。貸常平米六百石。今使倉本仍貸於官。恐日後操縱亦聽於官。而流爲民害。總之行於

官府者。則爲常平。不必下涉於民。行之民間者。則爲社倉。不必上經於官。宜聽民間自爲積散。所煩憲禁具題者。凡力行社倉處。永不科派大戶。決不官吏監督。決不經由查盤。而又官司不得借貸支動。經過軍馬。不得強行占取。更或奸蠹蠹惑有司。擾民紊社者。定以某法某例。則積之艱難者。不至罄奪于一旦。民志既定。自不視爲上官苦我之事。而各爲桑梓身家計矣。有田者。當極荒之歲。亦多艱于舉粒。設使平時舉所有以入社倉。荒年但以散之他人。而己則坐視無有。未有不嘆社倉之法。厲己矣。今更酌爲通融之法。平時所納幾何。具有册籍。設遇奇荒之歲。中等之家。仰貸無資者。照數撥完社倉原積。至豐年如常量行入粟。永守社倉良法。既經此一凶荒。一周接。人家親受其益。有不樂行者乎。無有也。其不願領歸原積者。聽存貯本社。以濟本里極貧之民。及惠孤恤寡之用。此社倉一法。猶之民間結會積錢。或三五十文。或千百文。貯之一所。及歲終。始出而瓜分之。亦各如所輸數完歸之。則出之最少。而力且易爲。得之頗多。而更適于用。頌言其利而無害。自然鼓舞樂行也。每見豐穰之時。人家得米多。便不珍惜。或以飼鵝鶩。或飽食而棄其餘。暴殄者必有天殛。何如積之倉者。爲有益乎。

社倉之行。全賴得人爲理。但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喜事者未必堪充。而堪充者未必喜事。若使經官開報。遂爲官身。每有守候謁見之勞。而無復優待之禮。有品望者。自不樂爲。此必同里自相推舉。始爲無弊。賢鄉紳主之於前。素行忠厚。老成廉潔者。佐之於後。并心同力。謹其出納。以杜奸欺。則社倉可行矣。

社倉既立。其有仁孝節烈。孤寡無依者。里中時行周給。不待凶年。

後數條。卽前一條意也。稍異者。鄉約之立不立。及每里一倉法耳。然鄉約之行。易於社倉。必舉鄉約。其美始全。鄉約舉。則每里社倉亦舉矣。通前後法。酌而行之。庶有益乎。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社倉考

（荒政叢書之十）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俞森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

G一五六五上

張